

在凉山

吉布鹰升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三辑

在凉山

吉布鹰升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凉山 / 吉布鹰升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2

(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9257-0

I. ①在… II. ①吉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4943 号

在凉山

作 者：吉布鹰升

责任编辑：李亚梓

特约编辑：王 冰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70×240

字 数：186 千

印 张：12.75

版 次：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257-0

定 价：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吉布鹰升 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儿童文学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《滇池》《创作与评论》《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《大地文学》《星星》《小溪流》《散文诗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刊物发表作品。曾获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，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，孙犁散文奖，第二届教师文学表彰奖“十佳教师作家奖”，第五、六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，第二届教师文艺作品大赛二等奖，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，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二等奖，首届四川散文奖等。



作者近照

编 委 会

主任：吉狄马加

副主任：邱华栋 王璇

编 委：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
宿风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谭 杰 赵 飞
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 赵 依
王锦方 程远图

目 录

丛林狼的故事	1
大雁落脚的地方	5
山林里	8
自然课	13
寂 静	15
隐 居	18
雪山的秘密	22
雪 野	26
鸟儿归来	28
坐 山	31
山林间	33
读 秋	35
荒野杜鹃	37
最后的山	40
古里大峡谷纪行	44
苦荞飘香的时节	54
春天的事情	58
听见云彩	62



穿越山林	67
不见大雁	71
古里拉达的狮子山	77
莫获山观海	88
诺苏人家	95
隐匿山间	100
聆听黄昏	104
向 晚	106
黄昏之美	108
最后的牧人	110
高地孤旅	112
云雾苍茫	119
凉山月	125
星 空	127
鸟儿飞过	129
与鸟儿为邻	131
母羊的眼泪	134
狼 迹	137
虎	139
灰 鹰	141
大雁远飞	144
湖	147
八 月	149
苍 鹭	151
听 鸟	154
鹰爪杯	156

为飞鸟留下湖泊	158
和万物聆听	161
春天爬上了山冈	164
大自然的语言	168
暮春去山上	172
夏初临	175
绿 叶	178
五月天	181
索玛花盛开的时节	187
放牧白鹭	193



丛林狼的故事

我们沿着一条潺潺的溪流溯流而上，河谷两岸是郁郁葱葱的密林，经过两个多小时，来到一个较为开阔的山谷坡地。那里，两条支流间有一块巨大的山石，我们在那里小憩片刻。湛蓝的天空，散落了一朵洁白的云。空气清新，仿佛洗净了我们的心灵。我们喝着随身携带的矿泉水，抽上烟，搭讪着。几位山里人，在河边洼地，烧了一堆篝火，把背来的乌洋芋埋在火堆里。一位沧桑的老者，穿着一双绿色的胶鞋，不时噗噗地吹着火，用树枝翻着洋芋。

不一会儿，老者把烧熟的洋芋，用树枝刮了灰，然后，放在竹筐里来回抖动着，捡来给我们吃。

我们一边吃洋芋，一边搭讪。那位穿着一件灰色西服的中年男人，和我相对坐着。我们不时望着对方。来这里之前，听说这一带山里出现了狼，狼还和山里的狗爱上了。这事让很多人觉得很蹊跷，以至于我们都不太相信。

那中年男人是村主任，望着我，说：“是的。我们这里出现了狼。”

“这只公狼，有时住在村子背靠的岩石山洞里，还咬死过羊。”

我问：“那么你们不去打狼吗？”

“不能打呀！狼是保护动物。况且，你拿什么去打狼？”

“放猎狗，狗也斗不过的。”

“当然，那还用说！狗追过去，进入密林深处，一会儿被狼吓回来了。”村主任嘿嘿笑，点燃烟，一缕紫烟袅袅升腾。



“可是，狼和狗是怎么好上的？没有人知道此事的。”

“你们亲眼见到了狼和狗相好？”我和身边的另外一位同行者不约而同地追问。

“哦……亲眼看到的，狗跟着狼跑进了森林里。”

我的那位朋友嘿嘿笑，“这是爱情了。”

“是呀！是爱情。狼也不咬狗，很奇怪的。”

“那只狗很会讨好狼。它趴伏在地上，又翻滚着，伸出前脚，亲昵地挑逗狼。那只狼也是对那只狗很温柔，伸出舌头舔狗的嘴巴。”村主任说，用双手比拟着狼狗嬉戏的场景。

“那只狗，现在哪里？”

“回来了，肚里怀了狼崽。有人想打死这只狗，这在山里人看来，是异常的，是伤风败俗的。”

“不要打，这多么难得。你想，狼崽又多么稀罕。”

“是啊，现在不打了。”村主任望着蓝天下的远方丛林说，“这只狼，母狼和狼崽，是生活在那边的另外一座山里。”

我们又往前走去，蹚过了一条溪流，翻过一座小山。一条涓涓的细流，又突然现出，从石板上清澈流淌下来。我们走近端详，溪水如曼妙的乐曲，缥缈在山间。附近，是一片片高大的乔木，有杜鹃和青冈树，还有其他的树木，树上不时挂着绿色的松萝。阳光透过树林照射下来，也并不使人感到炽热。即使是酷热的时节，这里也是凉爽宜人。

几只猎狗，什么时候，随着牧羊人，静悄悄地跟在了我们后面。

我望着那几只狗，问牧人：“狗会咬人吗？”

一位穿着灰白色西服的年轻人说：“不会的。”他问起我的姓氏。

他得知我的姓氏后，不久，成了我的亲戚。在彝山，人人都可以通过这样和那样的家族关系，成为亲戚的。

那几只猎狗，总是落在我们后面，从来不会跑在我们之前。狗跟在牧人后面，牧人跟在我们后面。我偶尔回望时，几只狗便停歇下来，不时抬眼望望我，似乎有些羞怯，又有些好奇。

突然，远远地看见前方的树林里，一棵大树上挂着一张黑色的羊皮。



我问：“那张羊皮，怎么挂在这里？”

那位牧人说：“那天，一只狼在一天内咬死了几只羊。这只羊，牧人发现的时候，就几乎只剩下这张羊皮了。”

村主任说：“被狼咬死的羊，煮着吃，味道也不好的。”

牧人没有忧心忡忡，却笑着说：“狼一天之内咬死的羊，它也吃不完。狼咬死羊，就离开了。以后，我们这里放羊的人会越来越少。”

“为什么把羊皮挂在树上？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如果羊皮挂在低矮的树上，被狗吃了，以后，狗会偷吃羊的。”

我望着那棵树上的羊皮，心想一个人独自通过密林深处，是使人胆战心惊的事情。

可是，那位牧人说：“狼不会伤人的。它遇见人，会远远地跑开的。”

我们穿过树林，走上一截缓坡，那里浓密的草地上，一些蓝莹莹的花朵，仿佛向蓝天吹着喇叭，静悄悄诉说着天地间隐秘的事情。走过草坡，迎来一片又一片的灌木丛林。

天空空空的蓝，一座座山绵亘天际，一种大自然久违的辽空令我们心情格外舒畅。

我们绕过一两个清澈见底的小湖泊。突然，一只蓝灰色的野鸡扑棱棱地振翅起飞，落入远处的树林里。那几只猎狗，狂吠着，朝着野鸡落入的树林一路奔突。

穿过一片密匝匝的树林，沿着一条小径，又有一些湖泊散落在我眼前的一片低洼地。湖泊四周点缀了矮小的杜鹃丛林。我们在那里小憩片刻，又起身行进。突然，在我们不远处的乔木树林里，传来一声声“嗷——呜——”的狼叫声，我们立刻驻足屏息聆听。一只灰色的狼闪现在树林里，又顷刻消失在丛林深处。那几个看见了狼的人，个个惊喜得张开了嘴巴，说：“瞧……狼，是一只狼在那边。”没有看见的那几个，怅然若失：“狼在哪里？”

村主任说：“就是这只公狼，它还会来的。”

我没有想到，绝迹了三十多年的狼真的回来了。如果不是退耕还林，还有山村里的人们陆续搬离大山，从而使得植被生态得到改善，山里不会



出现狼，还有狐狸、野猪等野生动物。

村主任说：“狼又回到我们的丛林里，真是个奇迹呀！”

我想，县上出台了一系列文件，规定破坏树木要赔偿，严禁捕猎野生动物等。于是，狼的归来，是奇迹，也是必然的事情。

这里，蓝莹莹的天，蓊郁的树林，青翠的山，清澈的湖泊，涓涓的溪流，新鲜的空气，令城市人来了不想离开。

和美国作家梭罗一样，与禽兽为邻，融入自然，过着简朴自在的生活，是多么惬意的事情。

这里，如果建成国家湿地和森林公园，未来的生态会更加美好。



大雁落脚的地方

我站在那条土路边上，眼前是一条泛着泥沙的河流从前方缓缓流淌，两岸斜坡地郁郁葱葱的玉米，和盛开着粉红或雪白色的洋芋花，泛出夏季一派鲜活的生机。坡地上坐落了一些稀疏的诺苏人家的房屋，掩映在树林里。天空被一大片灰色的云雾笼罩了，太阳躲藏在云后，久久不肯露脸。空气湿润清新，令人感到神清气爽。一条土路蜿蜒穿过斜坡地，隐约可见。每逢赶集日，四山的人们陆续从清晨赶来这里卖土特产，等候着县城乘着面包车来的小商贩。他们买卖交易就是在那条土路上进行的。现在看来很普普通通的这一带山峦山坡，有谁能知道河岸那边的耕地，曾是大雁落脚的地方。

我那次来这里，竟然不知此地流传着大雁的传说。大雁在这里栖息，是后来听一位住在这里的老人说的。老人说，原来河岸是一片湿地，生长了一些植物，和那条河里的水生物为大雁提供了丰富的食物。每年，大雁北归南迁都要飞落这里，栖息几天，然后才依依离去。大雁在诺苏人的眼里，是美丽高贵善良和自由的化身。几近三十年，我没有看到雁阵飞过天空的景象了。于是，想起大雁，想起天空的雁阵，我的心底产生些许无奈的悲伤。

有关大雁的故事，在凉山有个家喻户晓的古嫫阿芝的神话传说。在嘛则洛戳山脚下，住着一个孤苦伶仃的男子，名叫木嘎。有一天，雁阵飞过天空，落下了一根漂亮的雁羽，木嘎把它捡回家里，插在火塘上方的隔板上。次日，落下羽毛那只大雁，化成一位美丽大方的姑娘，趁木嘎出门



劳作，背水把木嘎的水桶装满，烧柴火煮好苦荞粑，然后悄悄然离去。木嘎劳作回来，很是惊奇。一天，木嘎看到他家茅草房炊烟袅袅腾升的时候，赶紧回来把那位美丽的姑娘挡在屋里。姑娘说出了自己的身世，“你捡到的那根大雁羽毛是从我的翅膀上掉落的，我是大雁姑娘古嫫阿芝，从古戳戳洪（雁的故乡）飞来的。我家离这里很远，亲人等着我回去……”男子恳求她嫁给他。古嫫阿芝看到木嘎孤苦一人，便答应了。不过，要木嘎承诺一件事，就是不要跟任何人讲自己的身世，也不要伤害所有飞翔的鸟儿，不然雁神就将她变回大雁。就这样他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几年后有了两个女儿。一天，母亲古嫫阿芝出门劳作，两个女儿争吵起来。父亲木嘎说，你们这两个大雁的女儿，怎么不听话……古嫫阿芝知道此事后，深感自己受了羞辱，雁神把她变为大雁，她无奈地含泪飞去。过了一年又一年，又到了一个秋收时节，雁阵鸣叫着在蓝天上飞翔，古嫫阿芝的两个女儿仰望那里，想起了日思夜想的母亲，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我们的妈妈！”大雁古嫫阿芝听到女儿的叫声，由于伤心过度，从空中坠落下来，气绝身亡。众人将死了的大雁带回家中，让其穿上寿衣，设灵堂悼念三天三夜后将她火化了。关于古嫫阿芝的故事，还有其他不同的版本，不过反映了人爱大雁和崇尚大雁的故事是一样的。

在大雁落脚的地方，大雁和人之间又演绎着怎样的故事呢？老人说，大雁落在这片湿地栖息，受到他的父辈们的保护，这里的人们都保护大雁。那片湿地后来开垦成了耕地，种上苦荞、玉米和洋芋等。可是，大雁春天北去，或秋天南归，飞过此地上空，依然落下来，栖息几天，甚至更长。在山里，谁也不能伤害大雁。遇到灰蒙蒙的雾天，他们晚上打起火把，巡视大雁是否安然。如果遇上一连几天的天气起了凝重的灰雾，或是阴雨不止，村人认为这是谁得罪了雁神，就请毕摩用羊来作毕（作法）祭天。大雁飞离这片山地的时候，天晴清朗，苍穹碧蓝无垠。

把大雁视为神鸟，为了风调雨顺，人们不惜伤害另外一种动物——羊的生命，来祭祀雁神。这是外人不可思议的迷信。不过，体现了诺苏人尊重和敬畏大雁的思想。诺苏人谚语说，“伤妻怒妻族，射雁怒上苍”，可见大雁在诺苏人心中的神秘和分量。

老人又说，大雁没有来此地栖息，应该有十几年了。可是，我疑惑，那片湿地消失后，它们在这里吃什么呢？

老人低沉着说：“会有吃的，大雁只是这十多年才不来这里栖息的。”

我到过的昭觉比尔拉达、解放沟和莫获山等地，人们传说着大雁的故事，甚至好多地方取名为大雁栖息的地方，或是大雁筑巢的地方，在众人的眼里，大雁是高贵、自由的神鸟。当那些湿地或沼泽地，被开垦后种上庄稼而消失的时候，人们掠夺了大雁生存的环境，无异于在驱赶它们，远离它们。没有飞雁的时候，天空也伤感，空落落的，仿佛失去了什么。人对自然不再是敬畏，人变得无所顾忌，变得恐怖了，这是人的悲哀。

山里人用鹰爪作为杯脚制作成鹰爪杯。凝眸鹰爪杯，瞬间，我的心底为那只早已死去的鹰悲伤。鹰从来是在高空飞翔的。人们对传说里的鹰不再敬畏，对大雁也是如此。几个月前，我在县城的街角，看到一位老者在贩卖一只被打掉的大雁，尸体已经残缺不全，因有人传言雁毛或雁肉是药，于是，不时有人前去聚在那里，打量和询问价钱。这个卖雁尸的老者，脸上没有丝毫的悲伤，可是悲伤隐藏在没有悲伤之后。

这年秋天苦荞飘香的时候，在大雁落脚的地方，我仰望蓝色的苍穹，想象着那天使般的雁阵从我眼前上空缓缓飞过。

大雁，大雁，您的飞翔给了天空美丽、自由和高贵。

大雁飞来，我等到何时呢？

山林里

8

一条小径通向树林，旁边水渠里的水缓缓流淌，白杨树叶一片淡绿色，谷底的河流潺潺流淌。

一只黄嘴黑羽的乌鸫鸟寂静地从地上起飞，落在一棵白杨树上，忽而张开尾巴和翅膀，忽而收敛翅膀，忽而东张西望。

刺玫盛开了小小的白花，青绿色的叶子衬托着，极为鲜艳夺目。一种不知名的树木枝上黄花灿烂。草莓开着小小的雪白的花朵，仿佛向路过的人露出灿烂的微笑。

柳莺、山雀等鸟儿在竞相鸣啭，为暖和的阳光欢呼，为心仪的异性歌唱，为新春的气象赞美。

一棵刺玫树下的土坡挖了一个可以容纳一人的洞穴，周围由劈下的树枝围着。也许，农人晚上蹲守这里守护庄稼，听说山里的野猪和人不断在抢粮食。

对岸坡地上坐落了一个村子，洋芋地旁边挂着稻草人，或是塑料，是为了吓唬野猪的。由于野猪猖獗，村人还把狗也牵来附近看守，每到黄昏的时候，狗吠声阵阵。

一脉溪流涓涓流淌，和鸟鸣声相映成趣。

蕨草长出了羽状叶子，或是伸出了细长的茎，或是仿佛手握拳头，或是亭亭玉立，情态各异美妙。

灰色林莺、黑顶林莺、伯劳、柳莺，和更多不知名的鸟语声传来，山林里喧闹又寂静。